

所

知

錄

所知錄

一閩立國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既
補外吏不悉朝事又供日奉檄馳驅無因得閱邸
抄前偏凡福州十月以前事皆得諸聞者也至于
近年行政贛州用兵亦祇記其所親見者而已江
閩士大夫多留心者必已有成書也

一粵事自戊子秋九月過嶺到摩忝列班行略有
見聞隨即紀錄亦偏凡戊子以前皆存諸劉若生
之日記也于湖南戰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
而已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略加編輯夏四月始離

粵地去南日遠間有傳聞不敢深以爲信亦不敢
記也

一宏光朝某以書生蒙鉤黨之禍匿武水家伴致
復壁中耳目俱絕無所聞知亂汝始過白門于先
朝勳戚口中得三牒案隨即作傳經詩三首紀之
至于覆國之拜固係因邸卒未志遂令惟化其里
居夫畧元降必死仙霞嶺事皆得之同事共時者
之口若其立朝誘國請狀海內自有信史也

一其生平好吟每有感觸輒託諸篇章閩中舟車
之暇亦間爲之粵則間嘗無事莫可發行每有記

事必係以詩或無化而但有詩或化不能詳而詩
轉詳者故詩不得不在也刪者甚多亦存其化者
之大者而已

一出嶺時頻遭兵掠是偏為小兒靈祖藏救禁中
乃得存歸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免沒十餘年
不忍發棺檢視而偽說橫行類例特謬無處置喙
付之長歎而已近見野史中亦間有傳信者然皆得
清風潤其中成敗是非亦曲折未任親見故不
能深羨也其書有為吾所知而不甚閱你當時

偶失記者補入數條
若予所不知者雖信止不敢
載也

所知錄目錄

卷一

隆武紀年

卷二

永歷紀年上

卷三

永歷紀年中

卷四

永歷紀年下

卷五

南渡三疑案

卷六

阮大鍼本末小紀

所知錄卷一

錢澄之著

隆武紀年

上諱 韋健 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其克村子南陽國孫。唐祖瑞王惑于嬖人。欲立其子。因世子薨于承奉司。上方三歲。從之。囚年二十八。尚未請名。己世子過毒薨。守道陳奇倫知府王之柱。言于王曰。世子薨。所不明。若其子不得嗣。事必發覺。王懼。始為上請名。立為世孫。崇禎五年。踰王薨。上襲位。年之十一矣。七年。沈冠偈。上錫金修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聲弗授。上以為言。治遠振聲。

下獄已又援路王例乞增兵三千人以陳永福為參將
領之。不許。八年冬，沈冠再犯南陽，上疏言所有獲衛兵
一千二百人，半為汴梁班軍，乞念郡當賊衝，以全軍見
遣，亦不許。會先帝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
可，上貽書子壯，爭之，欲說典制援引徑傳言，有本足
臣願弗及知也。己日，皆曰：盧象昇過南陽，不期勅奏之
上，好事宗藩，大懼，又所建請，日煩，與廷臣多抵牾。先帝
意亡不之喜也。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陽穀勅王巡按
御史楊繩武以問奉旨，切責。至洛州，乃賊遇亡，其內堅
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恰事中，馬可賓、鍾介、張廣為

庶人安置鳳陽高牆監送回知張有度欲以監事械紋
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陟查索賄不遂用祖制倣鏤法
以困苦之上不贖其辱病矣殆妃曾氏調護惟謹至封
股以進乃愈此曾氏諸生曾文秀女本有司廩祿不時
費用之絕望氣者言鳳陽高牆內有天子氣淮撫路振
飛聞之以賑罪宗為名入見上、告以吏遇無禮狀振
飛既請加息罪宗置吏無狀者石友治于法賑以私錢
甲申國受南渡立國大赦出高牆禮部奏清復上壽不
許命徙居廣西平樂府乙酉四月上行至杭州南都報
陷上勸裕王監國拒此使之招降者王不能應時鎮江

總兵鄭鴻達自京口至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至

山保舉為胥會于杭、已降遂奉入闕以閏六月初

七日監國鄭鴻達請早正尊位以繫人心芝龍嘗有所

待羣臣多言監國名正宜早出閩稱旨天下俟有收

復功建跡亦遂不報適于二十七日卯時宋告天地祖

宗即皇帝位于福州高郵以布政司為行在司王富

建行在太廟社稷改福州為天興府立妃曾氏為皇后

大赦天下以本年七月初一日以後為隆武元年遂上

宏光尊號為聖安皇帝進封靖伯鄭鴻達為定侯

南安伯二伯皆宏鄭芝龍為平侯奪鄭芝侯為澄濟

伯鄭彩為永勝伯陞蘇觀生禮部右侍郎尋加魚闕大
學士叙孫戴功也以黃道周人望所歸持用為吏部尚
書兼大學士召起舊跡臣河岳歸蔣德璟黃景坊又起
朱繼祚林欽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闕姜
曰廣吳性高宏圖鄭三俊陳子壯等俱遣官敦請其後
又以黃鳴俊林增志李光春陳洪謐等為大學士獨洪
謐不至以張肯堂為兵部尚書原任福建巡撫李長倩戶部侍
郎原任福建提學道黃錦吏部尚書曾學淦禮部尚書黃蘭臺
館學士新設官名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原任福建巡撫周應期刑部
尚書鄭璵工部尚書劉若金刑部侍郎馬思聰通政使

一時者碩書列卿貳其科道各官或起薦或召對時授
或用大臣荐舉破格用之惟翰林吏部專循資格而兵
部職方一司督撫藩鎮難請虛銜為軍前績書監記甚
至溫賜不可勝記上以輕畀之由是清流往來和與其
列

上持重風節喜文學收羅名士時款破格用人雖未入
齒即索
首輔道因既并徐鳴時徐宇遠吳德裕及臣四八鳴時
字遠次第授官臣後至同擢播上疏言臣志在科舉求
侯卿試奉旨一時方多事朝廷破格用人既經輔臣荐舉
着吏部即與一辭試用不必更候卿試然入閣言事者
紛：既以口舌如鎮江錢邦芑以諸生上書得當上意
得官近于隘矣

即日寬校御使吳門楊廷樞避館不出不由荐舉手勅

授御史皆意表行事或曰上所重者東林後社也凡東
林老宿既無不徵召而庶吉士張元琳為其叔父張瑞
因讀謚欽謚文謬即上言可知矣西黨縉紳序極言先
朝門戶之禍分別東林魏黨南黨甚析但于南黨慢云
而林耳至于翰林一席資不獨重四川舉人徐永周以
詩文見賞特授簡討有言其不由進士起家上笑曰予
覽其詩文意其為進士耳竟改禮部主事依懸舉久劉
自燦為督師何騰蛟賞奏至行在騰蛟力荐其才召對
稱旨特授簡討以為騰蛟德也詞林中已藉推自燦一
人而已故時有重翰林輕宰相之議以上所用大學士

太多也

上性儉素，傷國家之難，勅斷常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于嗜好泊如此。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為文下筆數千言，上就手撰三詔，及與魯監圖書，凡館閣諸目，擬上者皆屏不用。親洒宸翰，洋洒諸臣相傾，皆不能及也。批閱章奏，輒而夜不休，其批者有至數百十言者，或送中官代批，后以請書通文，每言對奏事，于房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某有行宮詞

宮漏沈：邇未眠，大家秉燭在甘泉，遠瞻御筆珠。

簾裏夜半頻開手詔傳

外廷箋奏晚猶通侍史開封五夜同傳道君王者
不及黃羅親裏送中宮

旌旗十萬護乘輿二聖軍中共起居長信宮人騎

馬出從龍只有五車書

皆所見
定錄也

上規模濶大行彷彿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
日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募能名欽者賞銀五百兩給
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為御凡生
平無德不報于從龍諸臣恩澤尤濫

某有故人行

漢家天子重故人南陽者舊衣冠新羊裘已涵安
車至釣灘寂莫誰垂綸滄沱麥飯蕪菁樹黃金大
郡報不足共稱天子春恩私竭力雲臺慰主知請
君試看馮異賜不足滯沱德過時

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蘇觀生領之蓋因觀生不
由科日起家故令領其職以寵之也而人望不屬所招
致者皆妄男子稍知自好者不肯與上久亦厭而棄之
芝龍有子名森國學生上愛其才器賜國姓故名成功
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
議戰守事宜自仙霞閩外當守者共一百餘處應設守

兵若干其數兵以元年冬簡練二年春出閩一出所東
一出江右略計共二十萬今八閩兩粵餉計之不支一
半請于兩稅內每糧一石預借金一兩每府差侍郎科
道官督徵閩里賧然民不樂從反懲正供人令撫按官
以下蠲俸助餉仰伸大戶責令樂輸人令察府縣歷年
積數銀兩未解者悉解赴在行芝龍人請理僧四可得
餉八十萬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事例從之于是
廩養隸卒皆得給劄授官雖止虛名居然冠蓋謁公府
晉江令金允治聽訟兩造皆稱職官不跪立而對簿或
相毀于庭官不能割其為官如此然猶苦餉不足守閩

兵僅數百人皆疲瘁不堪用廷臣日請上出關上辱下
詔戒期親征芝龍輒以餉謝為詞芝龍鴻遠自恃有援
立功驕蹇無禮上嘗賜宴大臣芝龍以侯爵後宰相上
首輔道同引祖制武臣無班文臣右者因爭之遂前道
周芝龍快上不便諸生有佞芝龍者上書言通周迂腐
非宰相才上怒勅督學御史扶之芝龍又荐其門下士
朱作楫吏科徐中葉正蔡戶部王亨皆不允
以是黃德慈望及行郊天禮于南臺二鄭皆稱疾不出
戶部尚書何楷劾奏郊天大典芝龍鴻遠不出陪祭無
人臣禮當正其罪上賞措有氣節即日令掌都察院事

已向鴻遠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豈怒楷知不為所
容亟請告上欲曲全之免其回籍俟再召楷至中途盜
截其一耳以去抵罪未久死慕芝龍今部曲楊耿嘗之
也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閩人所為多不法然卒無以
制之芝龍亦知不為眾所予不出閩無以弭眾議乃請
以鴻遠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有兵數千雖為數高既
出閩稱健餉駐不行鴻遠駐仙陽鎮嚴禁仙霞關不聽
四方儒生輒入慮有上書言事者月餘上累徵出閩不
應切責鄭彩之踰閩行百餘里而還仍疏稱餉絕留如
故九月二十四日徽州府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

京死之于是有輔道周知鄭民無出閑志自請出闕稱
召義師芝龍若不聞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無兵無
餉徒以忠義激發人心旬月之間有眾萬餘親書告身
獎語得之者榮于詔勅以是為功賞焉然皆未練之兵
不能應敵部位略定婺源令其門人也馳書誘之許為
內應至明堂里猝遇此兵我兵潰張天祿執道周送南
京死焉事聞上索悼輓朝謚忠烈

公到南京清晉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
罵曰承疇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
九壇親自哭臨脩極卹典焉浚尚存此無藉小

人冒名并遂被囚繫門生往見者誨習吟咏如
常都人士爭索其書終日握管指為之腫皆藏
亦之以為寶臨難時過市見市有豎福建門牌
者指福建二字曰吾君在焉吾親在焉死于此
可也南向再拜不去監公刑者憫其志范之

某有笑公詩

二月長干天畫昏都人爭舉李膺喘笑將淚汨
詩
知己坐索衣冠謝主恩恩無路請迷先軫首何人招
返屈原魂當年北事留皮骨此日南朝仗尔存

是時閩賊李自成敗奔至九宮山為村民鉏挺擊死獻

其首于楚晉何騰蛟以聞自成敗出于謹閑逃至九宮
覘形勢于舍任德命炊飯僧殺共逃將有重賞山下
詰村氏競持鉏上亂擊之相斃解其衣中有金龍衣
者寄鐵集于其目乃知為李自成棄其首報騰蛟騰蛟
據定奉聞于朝略無夸張冒功之語行朝人歎服之
其望無所歸擢其兄子李錦為主聞自成妻高氏乞降
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
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同道臣諸省錫往造賊營賊
師驚毒悉聽命一時增兵十餘萬上大書告廟進騰蛟
大學士封定興侯灌諸省錫副都御史巡按湖南降帥
皆授提兵官李錦賜名孝赤心高氏弟賜名厲必臣孫
其營為忠貞營也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解去李高

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殺歐馬其部徭族

歐石馬進忠

永忠

王進才洪光翠袁應弟牛萬才侯光壁等諸十餘營悉

隸騰蛟麾下受節制殺勢頗壯九月兩廣總制丁魁楚

以桂林提調先是靖江王亨嘉于八月僭稱監國以楊

國成為大將據有桂林閩中領詔不受廣西新任巡撫

瞿式耜甫至梧州聞變即移書魁楚為偕檄思恩參將

陳邦傳防格亨嘉遣桂平道井濟促式耜赴桂林任不

應親率兵至梧州執式耜劫其勅印先用小艇載回桂

林而魁楚調邦傳及趙千駒嚴遵誥為吉翔等與亨嘉

戰敗之迨至桂林靖江既敗四寇感仍以勅印還式耜

趨出視事全止東師而師已抵城下矣式摺在城陰信
國威標將焦璉為己用兵于璉與祁傳等合守城者皆
璉兵祁傳馳而入遂破桂林俘亨嘉及楊國威顧奕等
奕桂林推官為靖江吏科給事中至闕戮于市廢亨嘉為庶人幽死封
魁楚平粵伯晉式摺兵部右侍郎十月遣兵科給事中
劉中藻領詔浙東浙東于六月初一日張國維方遼年
熊汝霖孫嘉績鄭遵謙朱大典等已迎晉王于台州監
國紹興中藻領詔至魯王下令仍返台州國維曰今日
之事此為高皇帝子孫皆當同心併力共復國仇有功
之後入閩者王此時未可定上下也即具疏上言且言

監國當人心奔散之日倡集為營一旦南拜正朔倅然
有變鞭長不及魯亡齒寒悔莫可追臣老臣也豈若朝
秦暮楚之客有左右其間哉熊汝霖等皆曰吾知奉吾
主上而已不知其他遂不奉詔中蔭廢然返而閩與浙
分水火矣

上痛國事之壞皆由守令以貪失民心欲殺貪吏數人
以懲其餘建陽知縣施燿首以貪酷被逮邵武推官朱
健行却近邑記傳此兵至倉皇返却即潛遣其孥出知
府吳煥燔燔之百姓有爭門死者寔未有兵也健無以
自辭乃揭收燔燔倡逃併其平日賊穢狀收燔燔上

併達至燦與收煉論斬健棄市勳賴以下皆為申救不
聽原任兵部郎王期昇及彭遇隨至行在陛見上加期
昇提督遇隨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摺封還內降
上口方令多事用人勿拘常調振飛言遇隨新進士降
賊而南依附馬士吳改御史巡按浙江搜括閭閻以至
激受期昇在太湖奉宗室朱盛徵稱通誠王居然帝制
派餉責劄強奪民女為兩山百姓不容乃逃入閩戶等
語有私隙也上乃止是時熊開元以大學士掌都察院
事頗重資格惡以口宣得官者上既特授錢邦彥御史
邦彥疏辭開元因奏改兵部司務臺中令疏爭之上重

遠開元意今邦邑以司務隨征許非時言事補朕闕失
名為司務寔御史也初汀贛之間有峒賊數萬時出剽
掠百姓苦之辨為閩眾摠日分四營故又名四營頭其
前左營最強張安者前左營之一營也驍勇敢戰久有
歸正意永安王招出湖東與敵遇屢戰屢捷遂復撫州
湖西則臨江鄉紳楊廷麟與吉水鄉紳劉同升以義師
恢復臨江于是楊廷麟等爭請上出江右何騰蛟請出
湖南以浙中諸將品望上幸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鑑
陛見薦上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也且
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湖南有騰蛟新據諸營

聖上親入其軍，放老武，駕馭銅馬故事。此皆戰兵可用。中興天子，須以馬上成功。若夫千騎萬乘，出警入蹕，之威儀，盡可去也。上大喜，詔廷臣曰：朕得金堡，如獲至寶。即授堡兵科給事中，堡以守制，因許詣勅，印朕詔。江上義師以出，上遂決意出贛州，幸長沙。遣大學士蘇觀生赴安南募兵，中途接應，上親祖送之。

金堡，杭州人，庶民進士，初任臨清知州，京師陷，南奔，旋下內艮，與鄉人姚志卓起義山中。志卓屢有克捷，與江東諸營，遂為救援堡入閩，奉其戰功，上大喜，即封志卓仁武伯，堡兵科給事中。

堡以服辭乃請勅印假直街以呈儀送我聯絡
江上義師既至江東八古國安營魯諸目以堡
為北素奸細爭攻擊之監國以諭國安國安遂
執堡御史陳階夫語國安曰堡與挑志卓越義
建功公固知之曾許迎其家渡江今胡乃爾國
安語云是也然此舉非遵監國令乃閩中二鄣
有書來必欲殺之耳蓋二鄣惡堡勸上素閱幸
楚謂芝龍不可恃也因出云芝龍書且云我縱
其意：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

取信二鄰也。階夫以語堡之曰：我必入閩，激勅印尚中，遇殺是反于盜耳，命也。遂行。以次年夏至，倒微還，誤俗義，即勅印上欲奪，肯堡再三辭不允。已引先朝楊嗣昌奪情為黃道周諸正人所不容，為安奉旨嗣昌小人，何得與尔比。則芝龍見之，以為行將大拜堡也。忌恨益甚。是時行在延平，輔臣曾櫻留守福州，陰和鄭意，容疏勸上欲保全金堡，莫如聽其辭。堡比七辭，同堂未集等亦為代請。始允。堡以丙戌年八月十日，日辭朝。從延平出行，賴趨衢州。而上已先有旨諭騰蛟遣兵迎駕。騰蛟命郝永忠率鐵騎五

千趨赴行在至韶州聞汀州變而返

十一月上下詔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舊輔何吾驎自
廣東至用為首輔隨營以曹櫻協同鄧芝龍留守天興

料理兵餉以鄭鴻達為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鄧彩為柳

營右先鋒出江西築禮西郊擇吉日行推轂禮

上所部

順都氏壺移彈定軍共定信也鴻達出城馬蹏仆地及

上誓師校鉞大風起天帝及高皇帝座前燭皆滅三軍

失色以十二月十六日發福州二十六日駐建寧

二年丙戌正月己酉朔上在建寧不受朝賀以三大罪

自責令百官皆戴罪從征初 日大雨雹，大如斗或

如刀劍天畫黑對面不相見

某有閩江冰雹詩

閩江日月氣鬱蒸日午天南赤血凝照見江水蛟
龍顛刻然有殺如裂繒少為味故雲蛟墨北風刮
雲天畫黑閩江舟人無顏色須眉對面不相識秦
川公子善天文急占有電僞江潰欽衿危坐數天
怒須臾電下何紛紛如刀劍相擊節忽似山摧
萬壑鳴小如玉梳大如輪恐是天上金銀宮閨一
時傾沿江作艇牢打破官舫海激河懸空呼童開
窗掃雪堆風亦漸止雲亦過白鬚母師老江邊自

言此異人未傳此是陰氣感母乃兵禍連北地臣
寒固宜有南方炎熱今胡然天時地氣俱變易老
人安見太平年

交趾日本國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

七萬由海道直陞來賀戶部右侍郎御史艾南英言解

期據且言來賀奸党周鍾自賊逃回曾憲來賀揚州刑

署中云：南英與鍾舊交有字陳至是以為來賀罪案

人皆笑之二月馬脰嶺兵變令朝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江楚迎駕既相繼而上上意遂決出行州人勸與湖南

為救援芝龍欲挾上以自重因請曰天與命軍民數萬
人遮道呼譁擁駕不得行乃駐蹕延平芝龍初以海寇

受德雖晉五等爵與地方有司不相統屬閔士大夫輒
呼之為賊絕不與適及擁戴上即位芝龍位蓋奪權益
重全閩兵馬錢糧皆領于芝龍兄弟芝龍以虛名奉
上而王以全閩予芝龍也故芝龍不肯聽上出閩思長
有閩也馬士英叩閩請入朝上數其罪不許前後書疏
自理有孝廉者士英私人也與上有舊容疏言士英有
治軍事與阮大鍼皆在宜使適之列上特允士英以青
衣視事戴罪立功魯王遣其目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
加夏卿兵部尚書惟才光祿寺卿手書與王謂朕無子
王為皇太姪同心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

取浙東所用官職並列朝籍不分彼此已遠矣都御史
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東師至江上方國安假兵權餉
殺清源而倒浙蒙益深或曰馬士英假使之也書張首高
堂請出募舟師由海道徑至江而南義師必有響應
大兵由閩出所首尾策應則敵可乘也上從之加肯堂
少保官徐勅即吏部文選司郎中朱永祜加侍郎福
清推官徐宇達加兵科銜俱從肯堂出止于舟山平卯
八月舟山破肯堂塔衣而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
不屈歎其腸死僕負屍出城血不止僕哭曰主生前好
際死遜無知耶血即止宇達從海由交趾八安適點為
要其行禮不能不守過逐廈門廈門破宇達適點為
一子扶觀至松江墓子品灰學院大學士熊開元去
位錢邦芭改授陝西道御史開元固執資格不容邦芭
入臺中諸御史合疏參之開元乞休上乃聽其去邦

芑有才氣敢言言之執概明爽可聽持為上所信任廣
西僧有自稱宏光云自黃得功勞逃出其被獲者偽也
撫按以聞上召九卿科道議迎請廷臣議即是真宏光
夫國之君有尊奉而無迎請已有司審知為妄稱者下
獄誅之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月撫州陷初楊廷麟
劉同升起義恢復臨江上加廷麟大學士督師劉同升
以守制不受官尋卒于家廷麟既破敵遂乘勝追至樟
樹鎮不戒反為所乘大敗遂棄臨江退守吉安廷麟在
吉安所恃有廣營淇營兵淇營者先帝時命中書科舍
人張同敬用牙牌調發入京兵未集京師陷宏光時復

勅雲南巡按御史陳蓋押赴南京及是始抵江省南京
已失仍退回吉安因留之守吉廷麟以客禮待之滇將
趙印送胡一清以德廷麟奮勇赴功頗多斬獲會贛督
李永茂以憂去任上用萬元吉為督召廷麟入直以元
吉代廷麟駐書元吉與諸將誨辭統申約束諸將稍
不樂而永寧王所招四營之前左一營既以立功復撫
州其諸營亦皆願受撫宰都卿紳曾應遠請諸朝遣其
子曾傳燦入山招之皆聽命賜名龍武營計日出贛州
下吉安元吉聞之以為西營真可恃也遂茂視滇廣兵
專望四營兵至滇廣兵皆解箭四營兵亦不即至丙戌

三月敵添生兵收吉安守兵不戰而潰二十四日吉安
陷元吉扁舟誓死免一曉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之罪
不許容駐滇兵不往越贛趨南康以去四月初六日北
兵漸近皂口元吉退入贛十四日北兵至贛隔水而軍
永寧王既復撫州北兵圍之時鄭彩駐兵廣信永寧
請救于彩其監軍給事中張家至以三營往援圍暫解
已而復合鄭彩遂棄廣信入閩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
張安車兩部退回寧都報至行在大震劄鄭彩爵戴罪
立功而徵各路兵馬援請蓋上志在幸楚未嘗一日忘
贛故援贛為最急也

有恭錄者泉州人好大言李遂言
其精天文韜畧果若為軍師非彩

成敗一曰辨諸出關自
戰而叛遂逃

其以丙戌正月從江西巡撫劉廣胤出汀將赴
吉安至贛江撫無地開府暫寓嶺北道署中行
事吉安被圍某不能東赴遂久留虔中悉知
虔州事初四營既受撫勅書獎賞皆以李春等
為率李春其中首領也有劉季駒名應駟者忌
曾傳燦功乃問于四營曰公等一體交換李春
獨得官今勅但稱李春可驗也四營怒遂相與
殺春曾傳燦聞之復馳入營為講明勅稱春子
者併各營而言也調停久之始定兵出駐黃金

高樓間去贛州四十里殺掠如故百姓不敢與
關：則以壞撫局為罪相與訴諸縣令金廷韶
廷韶曰我何能為尔等其問諸首議撫者遂一
闕而毀曹應遠之室由是贛州人情向：畏其
往吉安當由贛過當節復請旨調往湖東贛人
始寧

予有贛州沙邊老人行

母教求子妻求夫雨中箝：走且呼沙邊老人叩
頭祈言是口誓兵過城東隅四營荏苒小盜賊竄
伏務洞迷天沫目下黃詆招降詔召集鄉里千百

俱者掠村野不近郭今移金營逼通都又聞受撫
不受的白晝帶刀衝頭趨浙頭公然掠小兒劫奪
不與盜賊殊滿郭耕牛脯作飯官家秋未宰踴租
往時交戰被戎俘今名激變罹罪辜梅林截渡不
放迺室廬遭毀人遭屠誰為朝廷盡此策云欲招
撫收兩湖此輩小醜何足戰往唐御里榮其軀老
人不必深交鬻綠林青犢古來用功成不據理所
無尔不聞詔書久懸吾賢爵乘輿早晚趨洪都尔
訴所痛何區々

是時楊廷禛內召趨行在聞吉安警留趨贛州

城外日上疏言接吉防賴予宜心所恃者三四
營也

予有樓船行贈之

北風吼江，怒旋巨艦，山齊萬鏢，連牙旗，百大纜。
天半相公乘鐵生，樓船接船，鷁首排霜，戟吹饒擊。
鼓鞞門闕裏，帶道遠，如意間，頷眇神明，鬚半白，相
公年終四十強，當時對策，控明光，集賢學士，身辟
易上書，詩傑何慨，隳子雲，嗜奇羞，節義伯，起強項。
愧文章，漁陽馬，塵飛江右，十二城郭，盡拱手，復衣
大鎮香袖，呼臨江，乘夜開，城走提，秦聖武，論公勳。

黃麻詔下五身實鋒中坐起不肯入仍請節鉞顧
三軍身兼將相三軍喜相公終歲樓船裏咏愛
子沈門人愛妻山中飢凍死家信從來不敢傳杖
燈霜鬢獨籌邊暇時自寫饒歌曲寫荆恩素勢編
躡如今幕府無成策望公開閣延奇客如今諸將
有先般望公勿用德林兵樓船一出恢江國直下
石頭收舊京

吉安失守蘇觀生率所募新威營退保南康萬
元吉堅守鬼口所部惟汪起龍兵三百人觀生
發二百人往援元吉以監紀程亮督之守梯

津灘楚帥曹志建以二千人至一夕即噪而去
北師沂沭上新威營先饋起龍兵借之元吉遂
入賴城北兵乘勝水陸並進徑至賴州城下城
內倉庫無餘兵垣楊文荐元吉御試本房生也
奉命往湖南過賴見事急遂入城自任城守百
姓推以為主

予贈之以詩

揚子流三吳烟塵宿家患泛海八倒未保泣控洽
陳銜詔赴荆而憔悴衣履從何意章貢烽竟阻衡
陽雁振秋聲登得甲曾親日振壯士勇為鼓戎益

徐亦辨度戰摧敵鋒散指西山觀守將景城奔保
障屬游官乃知將軍印古未書生信

元吉既失吉安將士離心不復用命終日坐城
上暝焉如寐對客不發一語望隔河敵營迤山
輒指為虜營認馬作牛兵民有從敵中泗水至
城下言敵馬多兵盛即目為蕭安姦和問奸民
立新之江撫劉廣盾所召募閩兵二千餘人中
軍收琮領之由寧却趨湖東廣盾見贛急檄琮
回救贛不至自往寧却趨之贛人曰江撫遁矣

焚其舟詢其家口未數日而廣陷率琮兵至賴
人大悔是時四營調往湖東至寧都聞撫州失
張安兵退仍調回寧都楊廷麟親往寧都邀之
下賴敵兵駐營水西領兵者高進庫也二十三
日張琮遣徐符發兵過河至梅林不見敵第前
趨利無部位伏發為所敗追至河下八爭舟
不一時獲渡多赴水死遂大敗廣陷憤告于五
月初一日率兵過河再戰親督家丁為衝鋒思
得一當兵遇敵先奔其家丁亦奔廣陷為高進
庫所獲後竟逃回亦異事也

予有虔州即事詩

拂地騰鷹暗虎頭，錦貂公子夢封侯。
杏花落盡田雞種，布穀鳴殘麥未收。
銅馬詎能扶赤伏，黃巾曾可辨青州。
江村野鳥教，苦獨賦登樓。海久留。

吉州烽火照江干，一夜腥風江水寒。
急檄萬人防皂口，早催章貢出梯灘。
雲南戍卒前營去，新武龍軍駐馬看。
獨見人書來，幕府誓將堅外陲。
狂濶尚招諸軍去，不回狼兵終肯別。
書催錦津天塹全，虛設章貢孤城迥。
自閩中丞屢下徵師檄，司馬難登誓時臺。
惟喜臨江揚國相，親提鵠鶴向東來。
西山瓦帳迴連雲，倏忽馳騎數百羣。
營火依星明。

徹夜角教向月修難開父書畫景長平卒兒戲益
稱霜上軍自笑虜侯無七略鏡歌簡出向江焚
旌千嬾一隔城東真馬臨江壁已空赤袂滿天休
望氣黑雲壓陣更占風牙旗早失剗開看金印新
懸後摠戎此日寧虛猶徧野珠恩漫錫守虔功

時廷禱所聞四營兵至賴再戰再敗遂散廷禱

入城

以上皆
得之日聲

春令行贈劉客生御史

中庭有佳樹兩為鳴高枝北北既相類教音亦參
差插連瑯瑯為心樂劉生聽之心傷悲劉生聞西

游俠子兄為中丞弟御史中丞開府新授兵生也
謝病臥虔城不顧乘驄趨柏府躍馬彎弓隨阿兄
漁陽飛馬章首壓胡兵百戰漢兵新江東諸將少
節制廉頗空思用趙人鼓棹終接到枝奔按劍約
有中丞存楚師乘勝待知武宗人棄甲夫華元朝
廷是非竟安在守城論功戰者罪賜印蓋令逃將
驕竊軀徒使英雄悔剝生剝哭生勿哀友恭自是
天性船泣血嘗知寢處濕上書屢為時相猜尔不
問信國被擄航海脫李廣適得奪馬曰忠孝自獲
神明助中丞不死哭國表

五月上命復建文年號。主忠臣方孝儒等祠殺假官木
堅李之房于市。二人不知所從。來自稱原任兩司。各對
稱旨。即以原官稱用。後有言其假冒者。上怒。為所欺。遂
誅之。都督陳謙稱奉魯監國使命入閩。久駐衢州。積而
端云。魯已封靖。侯欲以此進封于上。上勅芝龍取其
侯印為驗。謙贖印至上。即召入閩。御史錢邦彥劾其久
駐三衢。徧徇浙之界。自以足舉左右足為重。輕曰。欲
進取侯封。以閩要浙。非浙要閩。祇恃梅開之謀。故行挾
制之術。又虐教其在衢奸淫不法。諸惡狀。遂下芝微。芝
龍疏救。不允。謙武進人。出身甚微。已酉春。貴宏光。詔封

芝龍南安伯芝龍德之故力為申救行賄五十金于邦
邑請謙免謀死邦邑俱以聞于上遂決意赦之即命邦邑
監刑芝龍聞之適市令且停刑亟入朝見上請以官贖
謙死上察勅促刑故與芝龍久語慰勞之過期芝龍出
而謙已斬矣芝龍伏尸哭極哀厚斂之從此益懷異志

予有陳將軍行

行宮門外人紛紛爭傳者教陳將軍鄰家勅侯上
殿救天子而耳塞不聞天子英明文且武勳侯難
免雷霆怒必罪用懲東向心傷思豈顧北趙主自
逆登極行天誅西市駢首阿大夫今年二賢冒官

職即時賜死冤誰呼
泛來亂國因重典
將軍屍頸血淋漓
親為

吮

芝龍承上旨密致書于清督洪承疇承疇不答書但答
以筆一管疑毫端常有容扎索之一無所有益隱示以
必來再或曰芝龍與承疇相通已久承疇素以主爵啖
之此舉特以愚朝廷也六月御試以布政使吳炳為提
調官編修劉以修閣肅主試取中葉瓚等一百一十七
名凡四方流寓諸生俱得入試特旨廣額七十名上又
親試流寓貢生取為子刻倪大珣等三十餘人改為革

士照庶吉士例送翰林院教習禮部李日煇徑授禮科
給事中

萃士歌

中興聖人重文墨取士恥循舊資格上書以對燕
奇才儲賢有館空自開廷試諸生本故節親拔明
任稱萃士本天教習隨庶常格漁徑授寇英常傳
閉館課兼賦駐可憐萃士無知者羽書已報東吳
夫萃士初學調音律為語萃士學勿遊閑外須君
送賊詩

是時贛州已圍兩月自江撫劉廣盾戰敗被執援兵皆

不敢前六月十五日舊賴督李永茂所遣副將吳之蕃
進擊張因祚率兵五千入與北兵相過于李家山尤
牛之間敵我皆捷北兵殺援師大至遂撤賊下圍屯于
水西之蕃國祚退守南原時賴城守已久奉詔獎勞
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都御史命太宰郭維禎出關
募兵援賴加六省督師衛維經二人城同廷麟文荐為
協守計浙東報至北兵以初一日渡江陷紹興魯王航
海江上諸師俱潰行在大震郵鴻遠久駐關外未嘗進
一步有傳北兵至者後跣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
言兵鋒也事聞削鴻遠爵芝龍既快不得志又為洪

承疇所始許封閩粵王儿各固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
撤回及聞浙東之信芝龍疏稱海寇狎至臣宜邁回防
禦且措兵餉為守閩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
閩將施福毅言缺餉二撤回安海仙霞嶺二百里間空
無一兵惟所遣守閩主事及內廷數員偵探敵情以上
聞七月上詔元子大赦卓思從龍諸臣悉加封爵御史
錢邦芑疏言元子誕生之辰正浙東新破之日同盟再
應見卹剝膚益復可憂臣以為是舉朝同仇發憤之秋
非寧息爵賞之時也且恩澤不宜太優爵賞不宜太隘
若鉄券金章徒以錫從龍之舊則將來恢復疆土何以

副汗馬之勲非所以垂名器勸有功也不報

予有越東破詩

當今天子高帝孫魯國同是至親藩政元本非利
天下域內原宜奉一尊越東諸日孫可笑誓元不
開登極詔天子澆革親致書相期先謁高皇廟
中侍越為藩籬如今越破國亦危往事紛爭不足
論與國既失應同悲昨夜中宮誕元子通侯鵠印
何業：中興所重在邊疆思濟冒濫同燭羊唇亡
嵩寒古所忌君不聞元子之誕唇先亡唇元子喪
而唇缺也

讀邦邑諫草詩

吾家有仲文風流擅文賦橫被党人名鈞校同我
銅吳江舉義師竟被樓船誤脫身西入閩上書藁
奇遇片言賜冠宰相若見如吾兄勇報恩有懷
無不吐會稽初失國冀馬方渡郵禱宜見哀况
乃厚齒傳如何元子誕封爵遍封輕稱觴拜新恩
舉朝借不寤一疏破羣迷遂使人主惧諫章藹皂
裳茲當推獨步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門羣臣朝罷將退上命內臣捧出
一梓覆以黃帕置御前上諭羣臣曰朕本無利天下之
心為庶補諸臣擁戴在位朕布衣蔬食晝夜焦勞有何

人君之樂祇是上為祖宗下為百姓：呈：惟恐負
諸臣擁戴之初心今覩諸臣大非初意昨聞上主事搜
得閩中出閩迎降書二百餘封今具在此朕不欲知其
姓名命錦衣衛檢明封數捧至午門前對衆焚之班內
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問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
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特諭上長身豐頤無
鬚教音宏如鐘着赭黃布袍詞氣慨言之舉朝感動

予有恭記詩

鐘報御門早朝趨受命初府僚班苦後天語德全
踈處宣迎駕表怕覆出闌書中使傳燒却君王度

有餘

上擇日出頓楚督何勝蚊遣却永忠領鉄騎五千迎駕
將至韶州而北兵已陷衡州祇阻閩遂人無人之境守
浦城御史鄭為虹科臣黃大鵬死之報至上即于八月
二十一日起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扛以從
隨行者輔臣何吾驄未從祇等教人而已二十七日
至汀州停蹕一日忽有十數騎叩城曰我扈蹕兵也門者
納之直入行宮洽事中熊緯方起相遇之始知是北兵
大罵而死從官一時奔散遂不知上所在有云敵人入
宮見一衣黃衣者射殺之蓋有衛臣貌類上為代死也

名曰致遠或云興后俱被執后至九龍投水死上崩于
福州永曆元年這上尊號為思文皇帝

某以八月初一日辭朝行屬邑查催積穀餉銀
于二十四日回至永安貢水鎮間近平破知府
王士和死之

予哭以詩

大運豈遠非哲人遠云徂我見謀國臣歎息無良
圖意豈匹馬來開門縱長驅爭降何份然嘗恐後
生誅賢我二千石送客捐厥軀失于莊而簡薄官
物割符不謂貞松姿臨難表兩味獨備稽昭賢莫

汗溫序鬢我生既以偉
鄙志寧可渝乘興咫尺間
豈復辨崎嶇回脰望延津
吁嗟烈丈夫

聞上巳幸汀日即散遣從役
微服奔汀比至歸
化則汀州已陷聖駕且蒙塵矣

無題詩

鄞江消息定如何
悵望旌旂洒淚多
野戍啼鳥迷漢幟
荒城殘月起夷歌
稽山無計栖勾踐
南粵寧堪王尉陀
谷鳥催人頭白盡
穀長在向雨柯
山深輦路費春鋤
江楚遠望屬車豈有千官懷
去就翻勞萬乘久
躊躇未提喜賜儒
生對黃怕傳

看邊吏書廷議半年長不決
澶淵親詔已全虛
去日這班人紫宸花開鵲鷲
片時親綸扉白髮南
陽舊侯印黃金恩澤新羽
檄還知道秦至龍顏時
向內家擊日開東越唇亡
後早使夏天位小區
光祿蔬盤出尚方拓枝新
染布袍黃臧儀已親漢
司隸還幅還喚蜀子陽書
載五車開秘閣手裁三
詔壓明光六龍此日無消息
夜半占星淚戾行

鄧江怨詞

六龍空駐葉城傍
銜騎宮前射錦璫
陰準奇姿人
豈識誰為紀信代君王

此日君王行路難，宮廬猶獻八珍盤。
金鐘玉箸點，鬢進豈似伊蒲出大官。

日落三山烽火迷，乘輿說共左賢栖。
長安不作青衣恨，夜半微聞杜宇啼。

龍旌何事久淹留，手詔頻催待
侯。今日蒙塵鹵
毳幕，李陵先着已纏裘。

予留滯歸化村中，轉入沙縣。北兵至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其餘不降者多從鄭氏入海。芝龍退屯安海，棹船尚五百艘，因前通洪承疇，訊未得要領，故不敢迎。

降乃使人言其檄閣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
當得大用且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芝龍以擁
立藩王為疑且勒却遣其內院至安海與語曰
吾所以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擁立也人臣事
君苟為可為必竭其力：蓋而事不可為天命
已去則當幡然棄時以建不世之功所謂識時
務者在俊傑也若將軍者無輔立之舉吾何所
重于將軍哉且兩粵未平所藉于將軍者不小
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將軍其即來面商地方
人才及兩廣事宜芝龍得書大喜却眾議降諸

將多不欲有周竊芝者以死諫不聽其子成功
亦痛哭諫不聽于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
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為誓芝龍賂遺
不可勝記忽一日拔營起遂扶之北去從行者
五百人皆拘置別營不得相見對面作家書數
封但稱清朝恩德為其家世無忘己又曰北
上向君是吾本願但子弟擁兵海上素非馴良
脫有不測我且奈何貝勒曰即有之無與汝事
且占非吾慮所及也遂行芝龍降既其家以為
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軍遂掠成

功母本日本長琦王族女也亦被誣自縊成
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
殮發喪後遂起兵以十二月朔會文武諸舊僚
于烈嶼舉設高皇帝位定盟恢復稱明年丁亥
為隆武三年移駐南灣軍教頗振初北兵入閩
時皆傳陳謙子為前導領兵報仇事為錢邦芑
危邦芑曰謙子怒其父妻豈能報父仇乎已而
果傳者妄也而謙子陳六御亦從成功在海上
沒竟被執而死貝勒在延平殺降官馬士英方
國安方逢年懸其首于旗後灘先是北兵渡江

阮大鍼迎降方國安同士英逢年等走台州陰
計間道歸閩浙可逃入滇黔乃遣人上疏言北
兵陷浙勢直入閩勸早為防禦計以此輸忠為
入朝張本也已而貝勒招出浞閩及北兵兵陷
延平追騎至順昌縣獲御杠搜得其玩貝勒出
以示三人逆駢斬之

予有黠浚灘詩

古帥窮蹄應驚竿更誅馬相七閩驅雁州閣老降
何事白首同懸懸浚灘

十月初四日新州破先是六月十五日李永茂

所遣吳之蕃張國祚有李家山九牛間之捷北
兵撤圍屯水西園祚等以退守南康二十四日
汪起龍率師數千填帥趙印選胡一清兵三千
蕪觀生以遣部下率兵三千楊廷麟收散亡數
千大宰郭維徑御史姚青肩召募滇閩兵共得
八千粵督丁魁楚遣兵四千先後至賴營于城
外不下四萬餘人皆歛一當敵萬元吉必欲待
水師之至併力一戰中書未從諤所募砂兵三
千人吏部主事龔棻兵部主事蔡遠球所募水
師四千人皆留嶺南安不下王其誠謂元吉曰

水師帥羅明受故海盜也桀驁難制龔器兩君
如慈母之奉騰子且今水洞巨舟難進豈能如
約不聽及八月二十三日北兵圍水師將至即
以是夜截諸江焚其巨舟八十餘艘死喪甚衆
羅明受遁舟中火藥悉焚悉歸敵人到營聞之
無不喪氣廣營滇營皆不戰而潰自是東南賊
外逆無一兵九月三日攻西門將登城內起死
士歎墮之九月北兵據南原滇廣兩營既潰人
無固志各營皆稱：引土城中所留者汪起龍
嚴平千餘人汪國泰金昌振徐日新所部各百

餘人郭維經部下三千人城外惟水師後營黃
志忠二千餘人而已參將謝之良擁眾萬餘于
霄都不敢下專兵以千人踰嶺亦不即至賴人
被圍日久守陴者皆愆平月三日城內有絕城
出者北兵獲之以為鄉導在由小南門上鄉勇
備與卷戰久之四日黎明北兵大至城上發砲
砲裂遂陷閣部楊廷麟赴池兵太宰郭維經入
嶠城守焚兵有三出城嶺北道彭期生衣冠自
縊于公署御史姚奇清赴文廟縊兵職方司主
事周翔被執罵而喋死同知王明汲推官吳國

球胡沈以及編修萬禔祥吏部主事龔茶兵部
主事于斯昌王其宥恭送球柳昂曾錢諫言等
嗣宗等戶部主事林廷中書舍人來從諤劉益
鈞劉應駟知縣林連春通判郭寧登等死者不
可勝記鄉紳虞象觀合門赴水次萬元吉已出
城歎曰便一城供盡者我之為也我何能存亡
中憤赴水以死先是萬集婦人出城其家人宿
其姬絕城去萬知之追還由是禁益嚴以欽合
城遇難故云然惟楊文薦分病因臥榻上不蘇
起執送南昌病益劇絕粒而死

予有虔州行

烟冥：雨歇：黃昏見大偏城頭行人白晝不敢
過問之乃是昔虔州虔州地形控江楚閩稅兼通
閩越賈船上明珠不值錢城中養女能歌弄閩闌
撲地樓掠天家：日暮宣笙鼓涇陽白馬動地表
中原十城九城開吉安已破皂口失孤城水上空
雀兒錢騎連山風雨集砲火塌天城不摧城頭壯
士不畏死夜半進城砍敵壘腰間奪得烏孫刀背
上揮來白羽矢紫髯將軍不救逼立馬西山時昨
指城懸粮絕無援兵四面盡是吹箭殺初猶食馬

淡食人登樓擊鼓，不鳴朔風吹雪，酒盡大守隄。
人病三日，賊遙見營火，渡河未一半，傳更一半，臥
兵鼓暗，雜風雨，報五更未醒，虔州破，閉城，則人人
莫逃，馬前血，賊成波濤，朱樓燒盡，惟赤瓦，義士白
骨堆空，壕自浚，司馬誓城守，老弱登隄，誰敢走，清
江龍泉居上游，突圍入城，今在否，渚君磊落忠義
人，死去名節千秋新，可憐虔州十萬戶，日暮飛作
沙與塵。

虔州死節歌

虔州城破，相公亡矢石，既絕拳，批張躍馬，奪門鋒。

莫當迴鞭赴水何慨慷

楊相國廷構

太宰清忠悔內望

投環舍卒縗衣裳

郭太宰

司馬有志不得將出城

欲去中旁皇翻然哀憤殉封疆

萬司馬

彭公清節

去久歲七首毒藥左右防鬱孤臺上此志償

憲彭兵

生御史一生扶綱常從容化命聖人堂

魏御史

駕滿洒酒中狂臨危不屈項鼎強

王利 寫明虬髯

跌面周職方齒齒馬賊肉飛揚

周職方 盧君里居巖

眉蒼倚杖妻兒次第優終為清冷完幽芳

盧貞外 乘視虔

人州

虔州續歌

虔州臨後死者多俗諺不死去如何昇去南昌還

絕粒不死鋒刃或沈疴睢陽激烈氣誠此僮師需

緩志豈願楊切于恰而以南海職方援兵至入城

不出今則那美周方吏部絕命無人見城內絕結

逃個羅蘇吾鄉亦有胡通守舉家煨燼同消磨

建昌通列其餘流寓誰復在出城盡歿江心波玉

石俱焚無足道休請邨殊清泚古來節義憑信

史故采里巷成續歌